……

本专著将着重介绍坚果物流早期的发展史，试图揭示这一庞然大物是如何由一无所有的冒险者小队一手缔造，并最终影响了整个费伦北境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笔者秉承斯翠海文历史学院的治学观点，力求完整呈现当时风物和思想脉络，因此选取的史料不拘一格，既有坚果物流早期成员的绘画、家书、情书等一手资料，也囊括当时的十镇报纸、商业贸易往来邮件等，可以说是史料丰富，规模浩大。

……

最后，某些细心的读者可能已经猜到，笔者之所以挑选“糕糕糕·糕糕”这一笔名，正是为了致敬那位一手促成坚果物流的创立和发展，却在纷繁史料中保持着模糊面容，只留给后人以神秘兔耳剪影的传奇牧师。

——《坚果物流编年史：前言》

坚果历元年落叶之月十二日注定是个不平凡的日子，但在梳理这一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之前，我们需要首先处理一些在民间广为流传的版本。好事的吟游诗人传唱的版本显然离事实最远，在他们的歌谣里，坚果小队在发言人大会上举行了比武大会，凭借他们杰出的武艺力挫十镇的每一位发言人，就此将十镇笼罩在坚果物流的旗帜之下。我们不必在这里详细点评歌谣中的每一处细节，例如阿祖尔扛鼎砸晕西瓦、扎希尔变成枭熊和马修缠斗等等纯属无稽之谈的捏造，只需要指出塔马兰的议事厅从未购置过鼎，也不存在让德鲁伊变成枭熊的空间，便可以清楚地明白吟游诗人的靡靡之音里掺杂了多少幻想和改编。在某些叙事奇诡的歌谣里，我们甚至还能听到对卡非欧勒、纳撒尼尔和扎希尔之间隐秘三角恋情的描绘，然而凭借我们已有的史料，纳撒尼尔·角鸦的情人另有其人（这一点将在第二、三章详述）；即使他确实如某些记载中所说的那样“为人轻浮、关系混乱”，也不足以论证这段涉及队友和商业伙伴的三方关系。基于以上原因，我们将《光荣翡翠记》、《塔马兰的命运之日》、《冰雪坚果赞歌》等歌谣仅仅收录为信效度较低的轶闻，而非史料。

其他有一定流传度的版本包括坎奥克·西瓦先生的自传、米亚斯坦·特洛丝女士的口述回忆录和由布理门的格鲁夫·岩痕先生撰写的《重返冰风谷：黑暗精灵后传》，让我们逐一分析为什么它们的信效度更高，各自又存在哪些缺陷。首先，这三本影响甚广的书籍对于光荣翡翠日的描写都包括以下元素：正常举行的十镇发言人大会（没有比武大会，更没有枭熊）；灰矮人和冰霜德鲁伊的入侵（这一点存在少许分歧，因为格鲁夫先生坚称应当是当年突袭十镇的野蛮人与碎魔晶大军重临）；坚果小队在解决粮食问题和抗击外敌上共同表现出的卓越能力，而这也是十镇与坚果物流初步缔结友谊的原因。由于这三个彼此平行的文本在这些方面的细节重合度极高，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吻合更多的细节离历史的真相更近。

然而，这三个版本也各自存在许多缺陷。纵使史家在分析史料时尽量秉持客观态度，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西瓦先生的自传中实在充斥了太多扭曲事实和自我吹嘘。例如，西瓦先生自称他“跳出了李欧蒙小屋，前往战场和坚果小队并肩作战，骑乘在扎希尔的背上，与阿祖尔一起砍断了冰僵尸的两只臂膀”，考虑到他此前与此后都从未主动参与过任何战斗，我们有理由相信这几句话只有最后一句话是真实的。特洛丝女士的版本稍好一些，如果我们选择性地略过她对自己每一场英勇战斗中事无巨细的各项描写，可以基本认定翡翠之役的战斗刻画是符合事实的。格鲁夫先生的幻想小说则在学界争论较多，不少史家认为它“完全是粉丝作品”，无法用于严肃的史学研究。然而，笔者认为如果忽视格鲁夫先生对于“安缇诺雅是女崔斯特，因为她随身携带着一只公豹子”这一喋喋不休的断言，可以发现《黑暗精灵后传》撇开极力描写安缇诺雅口才卓绝、智勇双全这一点，描述的基本事实和其他文本相去不远。因此，我们将以上三个版本的记载作为二手史料，可以有保留地采信和研究。

考虑到以上版本的诸多缺陷，我们在本节中最终采取的主要信源来自独林镇的艾尔顿·蜷蜷，他跟随母亲妮慕希·蜷蜷来到塔马兰，并在十镇大会上担任书记官一职，尽职尽责地为我们提供了迄今所有版本中最可靠的史料支撑。综合所有版本，我们推测光荣翡翠日的事件是以如下方式展开的：

落叶之月十二日的发言人大会是在凝重的气氛中开始的。粮食的短缺已经令十镇镇民和发言人骚动不已，塔尔歌斯的卡非欧勒·纳破仑·麦克尼尔的姗姗来迟，更为发言人大会的顺利召开蒙上了阴影。会议的第一项议程围绕粮食问题展开，独林镇的妮慕希·蜷蜷受到了最多关注，然而她所作出的对粮食价格打折的提议，显然未能满足大部分发言人及其镇民的需求。东流亡地的丹尼斯·韦伦将会议推进至第二项（值得一提的是，某些版本中韦伦也被认为与纳撒尼尔存在私密关系，考虑到坚果物流的选址和韦伦的多次照拂，这一点我们持保留态度），并指出了灰矮人的邪恶图谋，然而在粮食问题未能解决的情况下，这一议题并没有受到太多回应。

会议的转折点发生于韦伦引荐的一行商队，亦即坚果物流一行人。坚果小队以其一如既往的过人智慧、杰出口才和宏伟蓝图（需要指出，我们认为安缇诺雅确实具有相当的人格魅力，但是关于“王者气概、传奇再临”的说法恐怕还是略显夸张），勾勒出一整套沟通十镇往来的美好愿景，机智化解了众多发言人的诘难和质询，吸引了在场所有人的共同兴趣。然而，光凭口才恐怕不足以赢得所有人的信服，邪恶生物的入侵给予了坚果小队证明自己的机会。他们给予非战斗人员强大的魔法护符，可以召唤坚不可摧的小屋；又留下渡鸦，作为坚果物流的标志联络物（关于渡鸦的象征意义，笔者曾经在《论渡鸦：精神分析视域下的克罗纳特、纳撒尼尔与角鸦》一文中详细论证，在此暂不赘述）。

接着，他们以超凡的魔法和武艺克服了袭击者，施法者们与冰僵尸酣战不休，战斗大师挥舞着巨剑斩落怪物的肢干，而德鲁伊则化作奔狼，咬断了敌人的脖颈。虽然具体的战斗细节已不可考，但我们至今还能从塔马兰议事厅旧址被烧毁的断墙中，看出当年激战的痕迹。这一战使“雪水变红，天崩地裂”（坎奥克·西瓦），“将一切邪恶斩于剑下”（《阿祖尔传》，第111页），“充满了动人的真诚、勇气、毅力和决心”（杜维莎·谢恩），自然而然地赢得了十镇发言人的一致信任，也正式地开启了坚果物流和十镇这段漫长友谊的开端。由于塔马兰盛产翡翠，后世故而称此日为“光荣翡翠”，《光荣翡翠记》等一系列歌谣亦由此发端，经久不衰。

——《坚果物流编年史：光荣翡翠》